投稿信箱:xjbwysp@163.com

新京报 2012年2月15日 星期三

新京报插画/赵斌

【文化谭·聂耳诞辰百年纪念】

人们为什么淡忘了聂耳

昨天是情人节,谁都知道。但昨天是国歌曲作者聂耳的百年诞辰,却少有人提及。新闻上,昆明有诸如专场音乐会之类的纪念活动,但在现实层面,人们对聂耳的了解,除了《义勇军进行曲》,又还有多少?

聂耳出生在100年前情人节这一天。100年后,聂耳的名字已经赶不上情人节的玫瑰畅销。在众多缤纷如花盛开的音乐家和歌星中,聂耳已经淡出了不少人的视野。在聂耳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很少见到报端对他的介绍和纪念文字,倒是如山如海的玫瑰花丛占据了很多报刊颇大的版面。虽然我们经常在各种集会上齐声高唱国歌,但不少人记不起了国歌的作曲者,这位23岁就过早离开我们的伟大音乐家。

其实,这首诞生在上世纪30年代由田汉作词名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如今,过去了不过才70多年的时间。在抗日战争的年月里,面对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全中国人民发出的"起来,起来",和"前进,前进"的声音,曾经震撼历史。为什么可以这样迅速被淡忘?

不禁想起法国当代历史学家比尔·诺哈说过的话: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一场以发展为指归的现代宏大叙述正在登场。于是,这样的现代化的大叙述必然要抹杀革命记忆。如今,我们不幸被他所言中,我们面对聂耳的淡忘和忽略,正是这样被抹杀的记忆中的一种。尽管是无意,但这样的无意或许更为可怕,因为这几乎是集体的无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已麻木了我们的神经。

消费时代的到来,娱乐至死时代的到来,我们的目光容易变得近视,只盯着眼皮底下,注意力集中在被一时照射来耀眼的追光之下的方寸之地。因此,不要说如蒲公英一样漫天飞舞的歌星吸引我们的眼球,就是靠浅薄逗笑的笑星都可以令我们耳熟能详。将一个历史中的音乐家抛弃在遗忘的风中,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在这样现代化大叙述时代,历史也是被用来消费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被重新组装的炫人眼目的谍战剧或古装剧在盛装流行,刘罗锅当然比聂耳要容易让人们留下的记忆深刻。因为这样的消费叙述,几乎成为了一种供需关系更广泛的相互需要。

如果说,权力和资本可以书写历史,那么,文字和声音也是可以书写历史的,音乐就是声音书写历史最好的物证。在我国,诞生在烽火年月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那个时代的声音历史,还能找得到这样一首与之比肩的歌曲吗?没有,所以,它当之无愧众望所归的是我国的国歌。这样属于声音的历史,在音乐方面,聂耳永远应该被我们记住并怀念。

记得1940年,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第一次听到这首《义勇军进行曲》,非常激动,他学会了歌中的中文,并在纽约露天音乐堂用中英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他用音乐向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致敬,也向聂耳致敬。他后来出版了包括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歌曲唱盘,起名就是这首歌曲的英文名《起来》。而且当年,保罗·罗伯逊预言,这首歌曲将会成为中国的国歌。以后,一直到他去世之前,还想到诞生过聂耳这样伟大音乐家的中国来访问。

一个与中国相聚遥远的、一个与聂耳素不相识的美国歌手,对聂耳拥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并至死记住聂耳这个名字。我们不是应该比他做得更好才对吗?

会唱这首国歌,当然重要;记住这首国歌的作曲者,一样重要。它不仅象征着我们民族的情感,也表达着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相关的一种态度。

□肖复兴(北京 作家)

【焦点关注】

长沙古城墙,异地保存将阉割历史

日前,长沙万达公馆施工现场发现120米宋代古城墙,被部分专家誉为堪比马王堆的重大发现,更引起网络上的热烈讨论:这样的文化遗迹,应该如何保存、保护,是就地建设博物馆,还是异地保存?在抵抗了千年时光侵蚀之后,古城墙是否还能继续诉说历史?

价值
中国城市史上史无前例

针对这段长有120米(实际长度有200米左右,因为有一段在现在工地上的售楼处的下面)的古城墙,长沙考古专家和文物局局长都根据初步考古调查,认定为是从宋代到明代为止的城墙遗址。它的重要性在于,贯穿了多个朝代,等于是记载长沙古城历史的载体。它对研究城市发展的历史来说,是难得的实物教科书。

古城墙对长沙来说,有着特别的价值。那么多朝代的中心城叠加在一起的都城,在中国城市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可想而知它在文物建筑上的重要性。

其次,在城墙部分青砖上刻有"长沙"和"忠义军"等字样,以及从城墙的修补可以考证,当时长沙人和蒙古军奋战保城的惨烈的攻城战斗的历史记忆,所以它和中国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古城墙有着不同的记忆。第三点是这段城墙既有防卫又有防洪的功能,它的存在可以考证前千年前的湘江河道和长沙城的关系的变迁。

正是由于以上三点,支撑着专家学者们反对异地保存的建议。无论是把这些城砖拆下来送到博物馆里展示,还是整体搬迁到异地保护起来,都是阉割了历史的愚昧做法。而从更为开阔的范围和角度来看,长沙古城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重要的链条。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最主要的特点是历史延续最长。现在出土的是宋元明三朝的城墙遗址,实际上长沙城之古老是从楚汉的中心城发展起来的,到了唐朝就扩大了四倍,明清又在唐的基础上扩大了两倍。这些计算都是根据现存的古地图和城墙遗址为依据的,城墙实际上是城市的边界。

位于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考古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就是根据城墙的遗址来确定古城的范围和城市活动区的规模的。很难想像,在5000年前,在长江下游会有一座比后来的紫禁城的面积还要大四倍的城市。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城墙遗址对于城市生活和形态的研究是多么重要。

应对
尽快确立"不可移动文物"

在进行大面积的施工中发现古代遗迹和文物的事情常有,特别是对那些文化层叠加在一起的地区。我们对文物和遗址的态度,大都根据《文物法》行事。比如,在长沙市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管理办法中就明文规定:"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参与保护不可移动文物,有举报和制止破坏或者损毁不可移动文物行为的义务。"并且对破坏或者损毁不可移动文物的行为,以及文物保护单位被擅自迁移、拆除和改变用途加以禁止和处罚。而不可移动文物是指已由各级政府登录的文物保护单位、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和已由文物行政部门登记但尚未公布的历史遗迹。

那问题是,开发商已经在施工中不断发现有重要文物出土,早已引起文物部门的关注。而现在宋代城墙遗址的发现,毫无疑问是重大文物,这是不需要议论的事情。因此,根据文物部门的专家们的鉴定,应该尽快确定它为"不可移动文物",这样才能为其保护措施提供法律依据。

根据长沙媒体的报道,2月12日在长沙市举办的2011湖南考古与文物工程汇报会上,保护城墙遗址的问题已经达成共识,但分歧点是在原地保护还是异地保存上。湖南大学建筑学院的柳肃教授以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都表态要就地保护,看看媒体对一般市民的随机采访都是异口同声的赞同就地保护,这应该是文保的常识吧?我们没有必要用很大的嗓门为了一个常识而争论。如果让这么重要的文物为了房地产的开发而让路,是对历史的阉割。

范例
国外保护的经验移植

本来对长沙这么重要的古城,特别是中心城的部位是文物埋藏区,国家应该对房地产和大型公建项目有所限制,因为它会破坏地下的考古生态。日本的镰仓是很多王朝的古都,所以政府对在该市大型土木有严格的限制,特别是禁止进行地下设施的建设。

威尼斯每年轮流举办艺术和建筑的双年展,中国馆的位置是在处女花园,那是一个旧码头的遗址。展览需要用花园的草坪,主办方规定,在草坪上搭建不许向地下挖掘不能超过30公分,就是怕触及地下可能有的文物。而且在布展期间,文物专家每隔一小时来检查一次,可见人家对文物保护的重视程度。

瑞士建筑师彼特·祖姆特设计的科伦巴艺术博物馆(Kolumba Museum)是世界建筑中古建筑保护、修复和重建的经典案例,这座博物馆就是直接在被炸毁的教堂原址上盖起来的新建筑。所有的残垣都被建筑师巧妙地组合和编织到新的混凝土建筑中去,而废墟被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成为展厅,这样的参观可以让观众穿越时空。

这些保护的例子可不可以供建造万达公馆项目时参考呢?如何保护长沙古城墙,当地文保部门应有明确的态度,另一方面这也取决于万达的立场和态度,他们对文化怀有多大程度上的敬意,决定了未来和文物部门的合作方式,至于保存的技术,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方振宁(北京 建筑和艺术评论家)

【一种怀念】

帽子歌手 回忆帽子歌手

在上世纪80年代,凤飞飞、龙飘飘这两个人是大江南北老百姓没有人不知道的歌手。凤飞飞最有名的代表作像《好好爱我》、《掌声响起》,还有《我是一片云》、《爱你在心口难开》,很多歌她都是首唱者。凤飞飞版的《好好爱我》实际上比费翔还要早,费翔80年代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也唱过这首歌。

她的病逝,让我看到了她的LIVE现场录像,我认为她是一个唱功非常了不得的歌手,涵养极高。凤飞飞我没有见过面,昨天晚上的时候,张晓舟发了个链接给我看了她的演出,我看到的这个演出是她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唱的罗大佑的《追梦人》。今天有很多网民告诉我这个演出是2005年的,她在2009年发布了最后一张唱片《想要跟你飞》。

她晚期的演唱非常随意,很贴心,不像早期那样拿腔拿调的,就是很像唱歌的那种。2005年的时候她已经五十多岁了,但在舞台上仍然是一个很美的女人。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也是陈升18年来跨年的演出场所,因为最近三年我都参加了陈升的跨年,所以这个舞台我非常熟悉。

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凤飞飞,一个很有德行的歌手,愿她在天堂平安。

□左小祖咒(北京 歌手)

责编 涂志刚 美编 王璇 责校 刘苏